



#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二十六)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镇子里的小巷直直的，窄窄的。挑水的女孩子走过来，她肩膀上横着的扁担，借着回弹，灵巧、轻快地摆成竖的。沉甸甸的水桶压弯扁担，吱吱呀呀的，从身边响过。不一会儿，小巷里传来往水缸里倒水的几声哗哗。

有人再晚也要给水缸挑满水，好睡个安稳觉。有人喜欢天蒙蒙亮就去挑水，那时的井水安安静静，让人忽然想听听井里有没有土地轻轻跳动的脉搏。清早提水的声响，像一缕晨光新鲜宜人，这声响叫醒了镇子。而夜里的提水声则裹着湿气，昏昏然，催人入睡。井水在夏季热天里是凉爽的，到了寒冷的冬季它又变得温热。腊月里刚倒进井水的水缸，呵出一团雾气。

提水声响里，有马口铁水桶碰着井壁的叮当声，有轱辘转动的微微刺耳声。轱辘轴的润滑油磨没几天就干了，水桶晃动一下，扣入井里的声音，沉闷而温暖。我刚离开小镇时，有些天睡不好，大概是因为窗外夜色里少了这些东西。家里院墙外的那口水井，声音响得好真切，它一年到头都有好心情，好像总想跟挑水人唠叨几句。

记不起镇子里有多少水井，有些水井藏在不大的院子里，但老戏楼旁边那口石板水井人人都知道。它不是圆的，井围叠着石条，井口成了方形。石条看不出是青石，还是红砂岩，石条早被井水浸成炭色，温润又清亮。一座老戏楼，一口老石板水井，是镇子触手可及的历史由来和核心章节。

四十年前，戏楼重修完工了，父亲工工整整地寄来一封信，说镇子希望所有外出工作的人都写几个字。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用钢笔写了四个字：饮水思源。听说好几个人都这样写，我们都喝过这口井的水，石板水井在镇子上是个地标。石板水井的井沿上，有一道道竖着的凹痕，是麻绳和棕绳在以前很长的岁月里磨出来的。最早记忆里的水桶，是杉木板箍的，有长长的桶耳。

石板水井那里，是镇子地势最低的地方，井底的泉眼很旺。井水噗噗地滚动，泛着些绿色，像是有条小河从地下流过。镇子里的老人说，这是我们的老水缸。

镇子的人，以前多是种稻的。这



邓宗良

老家的水井。蒙海龙作

里的集市远近有名，来做买卖的没多久就在镇子里住了下来。一些生活在水缸上的渔民，在这里上了岸，不再漂泊。镇子的人气越来越旺，北边的坡上，东边的坡上，南边的坡上，都建起了新房子。

新的水井越来越多，越挖越深。挖开黄土，下面是红壤，然后是高岭土，是碎石层。凿到粗砂层，水就出来了。只要耐着性子挖下去，就是一口水井，水井一深，日头照得就少，蕨类植物长了出来，一圈一圈的，很快有了老井的模样。喝着新井水的人说，井深些好，水更干净。鱼市那口六角栏杆水井，井台上天天有人收拾鱼虾，有人便说，那口井的水腥。离开镇子后，我才知道，镇子的井水都是一个味道，甘甜里，有些白沙子的味，有些高岭土的味。外面的水，味道才不一样。

水井是我们与故乡的温情链接。不管是世居在这里的，还是从别处迁来的，喝着镇子的井水，便成了一个镇子的人。

不常用的水井，水变得不那么新鲜，慢慢地便衰老了。小学校里有两

口井，那口离老师宿舍稍远一点的井，井边一棵树都没有，日头暴晒着，很少有人来提水。久而久之，井水浮起一层锈迹。担心调皮的孩子玩过头有个闪失，井口被稀疏疏地钉上了木板。相反地，另一口水井的旁边有棵鲜绿的大树，学校附近的人都来挑水，结果这口井的水越来越甜。

镇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个陶土烧成的水缸，深褐色的釉面，又滑又亮，把缸里的水衬得清澈无比。小镇里挑水的，多是女人。除了赶牛耕地耙田、驶船出海打鱼，勤快的雷州女人没有什么不会干。日头照着盛满水的水缸，像一些圆的镜子散落在镇子里。水缸的水一少，母亲就不踏实。日头底下，缸底没几天就会泛起一些绿水藻。母亲用粗糙的双手抹去水藻，水缸又亮起来。雷州半岛有些年头是干旱的，我们要省着用水。镇子里的孩子，就是这样知道了土地是脆弱的。

一个用椰子壳做的水瓢，浮在家里的水缸里，风吹来时轻轻晃动，碰响缸壁。椰子水瓢用久了，外壳的棕茬磨光了，便会开裂漏水。这时，母亲就

会换一个的。新椰壳水瓢慢慢地又被磨得亮亮的，而母亲舀水的手却越来越粗糙。母亲挑水时，在矮围墙外晃动的一头黑发，不知不觉成了灰白色——稻壳灰那种灰白色，仿佛很容易被风吹散。

水产站、供销社这样的单位建起高过屋顶的小水池。水泵嗡嗡地把井水抽到小水池中，水龙头流出的水，温吞吞的。所以，即便是住在院子里的人做饭，也还是要提一桶新鲜的井水。孩子们则是盼着镇子有自来水，像城里那样，这样就不再不用挑水。

20世纪90年代，镇子西头坡地上建起了一座大水塔，上面涂着蓝的白的竖条纹，镇子一下子有了现代气息——镇子通了自来水，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水管安在院子墙壁上，水龙头一拧，喷出的水柱打得手心疼。

一个个水井被封存了起来，家里的水缸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月光落在院子里，找不到歇息的地方。水井边，探头瞧瞧自己落在井里的模样，也变成从前的事了。水井像土地的眼睛，你跟她可以相互凝视，而没了提水的声响，感觉不到镇子的夜深人静，感觉不到镇子的舒缓节奏。

那阵子，回到镇子，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小巷里，也看不到落在泥沙上的水花印了，那是挑水的人留下的，水花印里有那么多的亲情。记得大姨嫁到外地，她回小镇看外婆，进了门楼，就去挑水。二姨嫁得更远些，她回到外婆家，第一件事也是挑水。外婆的水缸其实不缺水，母亲总是天天给外婆挑水。

早年间，我们这些出去读书的男孩子，寒暑假回来，也帮母亲挑水。挑水不是那么简单，绝不仅仅是个力气活。提水不能急，手却得像呼吸那样匀称，否则水会漾出去，辛辛苦苦提回来，只剩下小半桶。扁担也歇生，没有一些回合，不肯稳稳地搭在肩膀上。那个寒假回来，镇子通了自来水，不用挑水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的，来宽慰一下妈妈。母亲说，回来就好，得空回来看一眼就行。镇子里出去读书的人，都会留在外边打拼。母亲早就不指望我给她挑水劈柴，她只是不愿把它说出来。

那天朱妃四忙得脚不沾地，举着手机在会场来回跑，把每个角落每个环节都拍了下来。当天晚上他熬了一整夜剪辑视频发到网上，村民们抢着观看转发，个个都备受鼓舞，支持兴学社的心也更坚定了。

2018年，村里说要办第一届村晚，朱妃四高兴得不行，主动跳出来帮忙筹备，帮着想节目、买道具、搭舞台，每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最后村晚办得特别成功，他拍下来的视频上传之后，收获了一大堆点赞。

2025年10月5号，台风“蝴蝶”登陆徐闻，狂风暴雨扫过整个雷州，赶上涨潮海水倒灌，大片虾塘都被淹了，渔港的堤坝也被冲垮了，渔民的生计都受了大影响。台风过后，乡亲们自发凑钱修渔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渔民在工地上干活，干得热火朝天。

那天刚好是周日，朱妃四回村里拍海景，顺便帮老乡卖海鲜，看到这场景立刻挽起袖子卷起裤脚，跟着乡亲们一起干活。他一边干还一边用镜头把整个场面都记了下来，外地的盐庭人看了视频都特别感动，纷纷捐款凑钱，补上了修渔港的经费缺口。渔民们提起朱妃四，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

除此之外，朱妃四还通过视频号宣传了好多村里的内容——干部群众整治环境、集体植树造林等等，一来二去，盐庭村反倒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村”，他自己也成了乡亲们心里最亲切的家乡“网红”。他拿着镜头记录家乡的变化，用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发展，这份对家乡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了每一个盐庭人。

## 家乡的「网红」

朱景

渔港码头收渔。蒙海龙作

是贴标语，又是打电话、发朋友圈，到处动员，乡亲们都被他们的诚心打动了，你一百我一千，纷纷掏钱出力。2017年，“盐庭兴学社”成立了，大年初一那天，成立发布会就在村小学的操场热热闹闹开了场。

那天校园里彩旗飘得哗啦啦，红地毯从校门口一直铺到主席台上，背景板上“盐庭兴学社发布会”几个大字亮闪闪的。发布会开始，村干部、在外打拼回乡的乡亲代表、学校校长都上台说话，都夸兴学社成立是能推着家乡教育往前走的好事。

平时刷朋友圈、刷快手抖音，翻村里的微信群，总能刷到“盐庭角庭佛公草房”这个视频号。视频里没有花里胡哨的特效，全都是咱村老百姓的日常、村里的新鲜事儿、逢年过节的热闹场面，还有乡下的田园风光和海边的好景致，还有刚捞上来的鲜活海鲜，内容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

在雷州市北和镇盐庭村，“盐庭角庭佛公草房”这个视频号那可真是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认识这个博主。但是飘在外地打工打拼的游子，虽眼熟视频里家乡的模样，却不清楚镜头后面拍片子的人是谁。这个人啊，就是朱妃四，一个把家乡刻在心上的盐庭本地人。

朱妃四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网络时代，鲜活生动的音视频可比干巴巴的文字更能戳中人心，他心里门儿清，所以就自己搞了这个视频号。每到周末、法定假期，他就钻到田间地头、渔村渔港里转悠，捕捉家乡一点一滴的美好，回去之后再精心剪辑好视频上传视频号，认认真真给家乡打广告，既让咱们村里人日子过得更有奔头、更骄傲，也让外面更多人知道盐庭、了解盐庭。

朱妃四可不只是帮家乡搞宣传的博主，还是位热心志愿者。早先家乡教育跟不上，能考上大中专的读书人没几个。但大伙都懂，家乡要发展肯定离不开教育，光靠学校使劲儿远远不够，村干部和村里长辈们就琢磨着成立教育基金会。但好事多磨，这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办成。

朱妃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拉上朱小调、朱用英几个热心的小伙子，又

近些年，菠萝的海名声远播，知道我老家在徐闻的朋友，早有想法，让我担旗到菠萝的海去浸一浸。我想，今年正逢菠萝扎根徐闻一百周年，阳春三月，“菠萝的海”最可飏客。

我们从广州出发，走下湛徐高速不久，便抵达南粤菠萝种植的发源地——愚公楼村。这个著名的菠萝之乡，耕地有七千多亩，菠萝种植就有六千多亩，菠萝在这里几乎一统绿色江湖的天下。376省道是徐城连通半岛东海岸的公路，驱驰在这条四十多公里的杏黄道路上，两旁绿浪不息，暖风裹挟菠萝的甜香一阵阵灌入车厢。

“停停停，出片了！”走着走着，拍客小李突然叫停了车子，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一头扎进了“菠萝海”。只见

## 我在乡间写诗

(外一首)

野夫

春分时节  
我将村边的水田犁全都犁一遍

整理过的水田  
宛若摊在案前的稿笺  
在春阳的照耀下  
闪烁着白光

插秧  
是我创作常写的主题  
绿色的秧苗  
是我搜肠刮肚  
挑选的文字和词句

面朝水背朝天  
插下的秧苗  
便是我写下的行行诗句  
当我插完最后一行  
走上田埂  
这是我一气呵成完成的初稿

接下来的灌溉施肥  
以及诸多的田间管理  
都是我对诗作的修改和润色

在田间创作  
只有旱涝保收颗粒归仓  
才算合格的乡土诗人

故乡

通常都比较遥远  
那里的房子  
在外打拼的人称它老家  
城里人叫它乡下

村边的小河  
常常在我的记忆中流淌  
那里的土地很特别  
田里的庄稼  
总爱在我的梦中生长

故乡是坛老酒  
给游子们斟一杯  
往事便一桩桩浮现在眼前  
喊一声故乡  
就止不住泪流满面

## 犁田的父亲

谢恩

仲春。太阳已爬得老高，我穿过田埂，喊父亲回家吃早饭。他坚持犁完整块田。

父亲一手扶着问号，一手挥动破折号，一声吆喝里，破折号飞向牛臀，问号深犁进水田。

水田哗哗，浊浪翻滚。牛喘着粗气，父亲也是。喘着粗气的父亲伫立在田埂上，

审视着他刚刚完成的作品。水田里，映出一个大大的感叹号。父亲用衣袖团抹着汗珠，说：“春播一箩种，秋收十担粮，过几天就可以播谷种了。”

父亲不知道，他头上的汗珠已化作千万粒谷种，播撒进我的心田。

## 红土地的热带画卷

文泽鹏

他时而猫着腰子对焦“咔嚓”，时而皱起鼻子嗅着果头“哇塞”。我们好奇地凑上围观——披着带刺盔甲的菠萝们，头戴绿冠，像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在叶隙中探头探脑，散发着天然的芳香……这无边光景，确乎堪可“出片”。

菠萝在中国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赶不上唐诗宋词的深情咏赞，它不像荔枝，身披“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光环而饮誉天下，它骨子里自带韧

劲，在异乡酷暑和暴风的伺候下，打拼了一身的香甜，跻身岭南四大名果之列。而它在红土地蔚然成海的生命历程，恰是徐闻人民谱写降伏旱魔的一曲壮歌。

如今，“菠萝的海”铺着田园风光的地毯，撑着诗意浪漫的天花，于天地之间搭建了时代农旅的“会客厅”，日均招引逾千游人打卡。它不仅是徐闻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无数人逐浪追梦的“热海”。漫步菠萝之乡，绿树掩

映的惬意民居随处可见，门泊轿车的农户比比皆是。

登上观景台，我看到阡陌纵横、广袤无垠的红土地，铺陈着一片片或青或紫，或赤或橙的菠萝，像是红土地托着大海奔涌着呼吸，连绵起伏。“这是菠萝的海啊！”难怪乎经济学家厉以宁于此察，脱口而出如此感喟，一语道尽徐闻菠萝浩大规模的景象。

时下，正值菠萝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头戴草帽，或弓身采撷于七彩田畴，或肩挑筐担奔忙于阡陌。时近黄昏，夕阳为无边的菠萝海镀上金边，白鹭掠过满载的农卡……这幅由百年汗水、智慧与自然合力绘就的热带壮丽画卷，在红土地上，正翻涌着生生不息的希望。